聖學輯要 七 終

聖賢道統

第七

聖賢道統章

自伏羲至周公

自夫子至孟子而中絶

自周子繼絶至朱子大著

聖賢道統
自伏羲至周公

聖學輯要卷之十三

聖賢道統第五 單一章

臣按上古聖神繼天立極道統攸始書契以前荒乎罔稽八卦肇畫人文始宣故謹依謨訓兼考史籍略述于此始于伏羲終于朱子以著修己治人之實跡先觀功效後稽實跡則可以不昧於所從矣

古者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

萬物之情易繫辭下同

王昭素曰與地之間諸本多有天字○朱子曰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乾健坤順震動艮止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震爲雷巽爲風艮爲山兌爲澤○史略曰太昊伏羲氏風姓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制嫁娶以儷皮爲禮結網罟教佃漁養犧牲以充庖廚故曰庖犧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

之利以教天下
節齋蔡氏曰耜耒首也耒耜柄也○漢上朱
氏曰炎帝時民厭鮮食於是始爲耒耜以教
天下故曰神農耨除草也○史略曰炎帝神
農氏姜姓始教耕嘗百草始有醫藥教人日
中爲市交易而退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
而化之使民宜之垂衣裳而天下治
建安丘氏曰犧農之時人害雖消而人文未
著衣食雖足而禮義未興於是三聖人者黃帝

堯舜仰觀俯察體乾坤之象正衣裳之儀使君
臣分義截然於天高地下之間天下其有不
治乎斯時也其世道一新之會而黎民於變
之機歟○史略曰黃帝軒轅氏公孫姓又曰
姬姓見日月星辰之象始有星官之書命大
撓占斗建作甲子容成造曆隷首作筭數伶
倫造律呂○易繫辭傳曰刳木爲舟剡木爲
楫以濟不通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
杵之利萬民以濟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

之利以威天下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

臣按黃帝之後有少昊顓頊帝嚳三帝皆聖賢之君而繫辭只以黃帝堯舜爲言故今以帝堯接乎黃帝焉先賢論道統也亦未嘗及於三帝焉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論語下同

朱子曰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準言與天等也)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史略曰帝堯陶唐氏伊祁姓(帝嚳子黃帝玄孫)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朱子曰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此則字是法則之則)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

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朱子曰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嘆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史略曰帝舜有虞氏姚姓耕歷山民皆讓畔漁雷澤人皆讓居陶河濱器不苦窳(音愈)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相堯攝政放驩兜流共工殛鯀竄三苗舉才子八元八凱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

朱子曰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跡也恭已者聖人敬德之容旣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舜命禹曰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虞書大禹謨下同

蔡氏曰水土治曰平言水土旣平而萬物得

以成遂也六府即水火金木土穀也六者財
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
三者人事之所當爲故曰事舜推其功以美
之也○史略曰夏后氏禹姒姓鯀之子也鯀
湮洪水舜舉禹代之勞身焦思居外八年過
家門不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告
厥成功舜嘉之使率百官行天子事聲爲律
身爲度左準繩右規矩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註已見上○蔡氏曰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

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幷而傳之其見於經者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之哉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論語

朱子曰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新安陳氏曰舜禹不以天下動其心於不與上見其巍巍

成湯誕告萬方曰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商書湯誥

蔡氏曰簡閱也簡閱一聽於天然天以天下付之我則民之有罪實君所爲君之有罪非民所致非特聖人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是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史略曰殷王成湯子姓名履其先曰契帝嚳子也湯始都亳使人以幣聘伊尹于莘進之夏桀不用復歸湯如是者五桀貪虐國人大崩伊尹相湯伐桀放之南巢諸侯尊湯爲天子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

國人交止於信 大學

朱子曰詩大雅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 以德容言 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史略曰周古公 后稷之後 少子季歷娶太任生昌有聖德立為西伯諸侯歸之三分天下有其二武王既為天子追尊西伯為文王

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論語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爲至德也○朱子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玆其所以爲至德也

武王纘文王之緖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 中庸○亦孔子語

朱子曰纘繼也緖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言一着戎衣以伐紂也○史略曰紂寵妲己其言皆從厚賦稅廣苑臺爲酒池肉林爲

長夜之飲重刑辟爲炮烙之刑諸侯多叛西伯卒子發立是爲武王率修西伯緖業十三年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王不可引歸紂不悛王乃伐之紂敗于牧野衣寶玉自焚死王滅殷爲天子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孟子下同

朱子曰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汚壞不假修爲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

問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䟽儀狄而絶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朱子曰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

其類也○又曰這執中與子莫執中不同湯只是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爲如古字通用

朱子曰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朱子曰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

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朱子曰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
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
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
此歷叙羣聖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
厲之意盖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
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
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
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中庸下同

朱子曰達通也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
之言達尊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新安陳氏曰祖父有欲為之志而未為子孫
善繼其志而成就之祖父有已為之事而可
法子孫善因其事而遵述之○西山真氏曰
當持守而持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亦
繼述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
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朱子曰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繼志述事之意也

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論語○亦孔子語

朱子曰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右道統自伏羲至於周公以聖人之德居君師之位修己治人各極其至 周公雖不居君位亦

道統之
夫子中
絶

盡治天下之道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論語下同

朱子曰古者十五而入大學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

三十而立

朱子曰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四十而不惑

朱子曰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
朱子曰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六十而耳順
朱子曰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朱子曰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

不勉而中也○又曰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
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
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
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
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托也○胡氏曰聖人
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
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
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
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
心卽體欲卽用體卽道用卽義聲爲律而身

爲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
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
將不可半途而廢也○史記世家曰孔子名
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爲兒
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適周問禮於老
子既反而弟子益進適齊反魯定公以爲中
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
攝行相事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
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於
大夫孔子行適衛適陳如蔡及葉楚昭王將

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反乎衛歸魯年六十八矣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作春秋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朱子曰鳳靈鳥舜時来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中庸下同

朱子曰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陳氏曰細底道理爲本爲內麁底道理爲末爲外

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朱子曰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

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反乎衛歸魯年六十八矣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作春秋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朱子曰鳳靈鳥舜時来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中庸下同

朱子曰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陳氏曰細底道理爲本爲內麁底道理爲末爲外

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朱子曰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

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朱子曰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
間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
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
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
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
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
取譬之意也○黄氏曰天命之性即大德之
敦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大德敦化是
體小德川流是用

子貢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論語

朱子曰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

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

夫子也 孟子下同○亦子貢語

朱子曰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朱子曰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樂有八音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故並奏八音則先擊鎛鍾以宣其聲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脉絡通貫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猶孔

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

右道統至於孔子而集大成爲萬世之師

由孔子以下道成於己不能行於一時

○顔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論語下同

朱子曰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爲象此顔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高堅前後只是中庸不可能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朱子曰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顔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唯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朱子曰卓立貌末無也此顔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盖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

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楊氏
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
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
達一間也○胡氏曰顏子學旣有得故述其
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
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
子循循善誘先傅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
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
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不能盡心
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

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

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克己復禮

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顔淵問為邦

朱子曰顔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

為邦者謙辭

子曰行夏之時

朱子曰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

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

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然時以作事

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盖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告顔子也

乘殷之輅

朱子曰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盖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爲質而得其中也

服周之冕

朱子曰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黃帝以来盖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夫子取之盖

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

朱子曰取其盡善盡美○問顔子問為邦孔子止告之以四代之禮樂却不及治國平天下之道莫是此事顔子平日講究有素不待夫子再言否朱子曰是如此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註已見上○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顔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

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耳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朱子曰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雲峯胡氏曰夫子上接文王之傳則曰天未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予然則道統之絶續皆天也○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

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回顏淵名)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

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

矣友馬氏以爲顏淵

參也魯孔子語

朱子曰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

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

辨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

學以誠實爲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

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

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朱子曰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已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註已見上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朱子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

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
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
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程子曰
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
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
也

子思學於曾子作中庸史記

史記曰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
子思○朱子曰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

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

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為臣
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
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来學其功反有
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顔氏
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
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
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来
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
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

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孟子下同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或曰仲虺爲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朱子曰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

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朱子曰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

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歷敘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朱子曰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爲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史記曰孟軻字子車一說子

輿

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梁惠王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朱子曰抑止也兼幷之也○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

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
下大悅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
聖者
韓氏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
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
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
焉○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
幷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
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

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顔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跡顔子微有跡孟子其跡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顔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葉氏曰夫子淸明在躬猶靑天白日故極其明快顔子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故極其豈弟孟子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故極其雄辯此段反覆形容大聖大賢氣象各臻其妙古今之言聖賢未有若斯者也學者其潛心焉

右道統之傳止於孟子而中絶

臣按道統傳自伏羲止於孟子遂無傳焉

荀卿毛萇董仲舒揚雄諸葛亮王通韓愈

道統自周子繼統至朱子大成

之徒立言立事有補於世教而荀楊皆偏駁毛萇無顯功王通見小而欲速皆少可觀惟仲舒有正誼明道之論諸葛亮有儒者氣象韓愈排斥佛老視諸子爲優但仲舒流於災異之說亮近於申韓之習愈踈於踐履之學此所以不能接孟氏之統也

○周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黃庭堅濂溪詩序

延平李氏曰此言善形容有道者氣象○濂溪先生事狀曰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姓周

氏名惇實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順惇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

道喪千載聖遠言堙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朱子所製 濂溪先生

畫像贊

朱子曰先生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

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于當世有志之士得
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于三代之前
者嗚呼盛哉○又曰先生之言其高極乎太
極無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
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而其實不離乎仁
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
之無間秦漢以下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
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
○又曰先生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
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而規模宏遠矣歷選

諸儒傳授之次以論其興復開創汎掃平一之功未有高焉者也

河南程氏兩夫子接乎孟氏之傳（朱子大學序）

朱子曰汪端明嘗言二程之學非全資於周先生者蓋通書人多忽略不曾考究今觀通書皆是發明太極圖書雖不多而統紀已盡二程蓋得其傳但二程之業廣耳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朱子所製明道先生畫像贊）

明道先生行狀伊川先生撰曰先生名顥字伯淳河南人資禀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温潤如良玉寛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温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胷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已内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行有恒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

遂厭科擧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朱子曰返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者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

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先生為政治惡以

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墓表曰潞國太師文彦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

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朱子所製

伊川先生

畫像贊

伊川先生年譜曰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周茂叔先生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不報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同薦劄子曰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諫官朱光庭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

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孫又曰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又曰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爲間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綜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真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宋史曰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

為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其不至於聖人不止也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度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而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呂大臨呂大鈞尹焞楊時成德尤著

橫渠之學苦心得之乃是致曲（朱子語錄）

朱子曰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

早悅孫吳晩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朱子所製橫渠先生畫像贊）

宋史曰張載舉進士調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爲先帝（神宗）初即位一新百度思得才哲之士謀之呂公著薦載有古學名見問治道載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

文校書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移疾屏居南山下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著正蒙西東銘行于世問西銘如何程子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智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行狀呂與叔撰曰先生諱載字子厚世大梁人康定用兵之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仲淹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

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為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宋史曰載嘗坐虎皮講易聽從者甚衆一夕程顥程頤至與論易次日載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即撤座輟講晩自崇文移疾西歸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

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
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
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嘗謂門人曰吾學
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
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先
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
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
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
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
及之

臣按康節邵氏內聖外王之學安且成矣而先賢未嘗以道統正脉許之故不敢載于此程門弟子羽翼斯道者亦多而能荷傳道之任者亦不可見故程張之後繼之以朱子焉但龜山受學於程子豫章受學於龜山延平受學於豫章斯三先生業雖不廣是朱子源流之所自故略著行跡如左

龜山先生楊時字中立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不爲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

交終始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毁如成人聞
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即往從之學是時從兩
先生學者甚衆而先生獨閑居累年沈浸經
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
而不敢輕自肆也○豫章先生羅從彦字仲
素自幼頴悟不爲言語文字之學及長堅苦
刻厲篤志求道初從吳國華游已而聞龜山
先生得伊洛之學遂往學焉乃知舊日之學
非也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龜山
倡道東南從游者千餘人然語其潛思力行

任重詣極如先生一人而已○延平先生李侗字愿中生有異禀幼而穎悟少長孝友謹篤閩郡人羅仲素先生得伊洛之學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絶俗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游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退而屛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絶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先生資禀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如氷壺秋月瑩

徽無瑕而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早歲聞道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為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

李方子稱朱子曰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伊洛淵源續錄）

朱子行狀（勉齋黃氏撰）曰先生姓朱氏諱熹字仲晦父朱氏為婺源著姓以儒名家世有偉人吏部公（朱子父松）文章行義為學者師號韋齋先

生先生幼穎悟莊重就傳授以孝經一閱封
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見戲沙
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少長厲志
聖賢之學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
延平李先生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不遠數
百里徒步往從之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
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先生爲學也窮理以
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
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
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

理之實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
學問思辯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
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不睹不聞之前
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
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
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
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
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
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天所賦爲命人所
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求諸人則

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
人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餘
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
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己而爲德也以一心
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
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
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
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
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
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

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匙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

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
坐或至達朝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
盛暑造次顚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
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
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
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
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威哀戚備至飮食
衰絰各盡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
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於鄉
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賻

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克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册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窮聖賢之經訓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其於讀書也必使

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慎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

臣按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諸賢之大成聖人生知安行渾然無跡難可狎學惟朱子積累工夫可取以爲模範先學朱子然後可學孔子故詳錄行狀焉觀明道行狀可想見資禀之高觀朱子行狀宜深體工夫之密

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

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先生而始著行狀中語

勉齋黃氏曰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幾絶矣周程張子堀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晦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朝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晣呈露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

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
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孰有加於此者乎
○北溪陳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
熟立言平正温潤徹人心洞天理達羣哲會
百聖粹乎洙泗伊洛之緒凡曩時有發端而
未竟者今悉該且備凡曩時有疑辨而未瑩
者今益信且白宏綱大義如指諸掌掃千百
年之謬誤爲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
理盡旨明而味深其心度澄朗瑩無查滓工
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間故孔

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
獨惟先生一人而已○草廬吴氏贊曰義理
玄微蚕絲牛毛心胷恢廓海闊天高豪傑之
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
右道統之傳自周子繼絶至朱子而大著
臣按朱子之後得道統正脉者無可的指
之人張南軒與朱子為道義之交有講論
之功蔡西山以下諸公皆有得於朱子之
學故略著行跡如左
宋史曰張栻字敬夫南軒先生丞相浚子也穎悟

夙成浚愛之自幼學所敎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五峯先生宏一見卽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之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朱子曰公自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旣又講學于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

于胸中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于家而四方學者爭嚮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蔡元定字季通(以下皆出宋史)生而頴悟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録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絶頂忍飢啖薺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四方来

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元定卒熹以
文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材不可屈之志
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見矣學者尊之曰西
山先生○黃榦字直卿見劉清之清之奇之
曰子乃遠器因命受業朱熹榦自見熹夜不
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椅或至達曙熹
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熹病
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曰吾道
之託在此吾無憾矣榦弟子日盛巴蜀江湖
之士皆來質疑請益如熹時○李燔字敬子

從朱熹學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幡退以弘名其齋而自儆焉熹謂人曰幡交友有益而進學可畏且直諒樸實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幡也史彌遠廢皇子竑幡以三綱所關自是不復出矣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黃榦並稱曰黃李

臣按朱子之後有真德秀許衡以儒名世而考其出處大節似有可議故不敢收載至於 皇朝名臣亦多潛心理學者第未見可接道統正脉者故亦不敢錄

臣竊謂厥初生民風氣肇開巢居血食生
理未具被髮裸身人文未備羣居無主齒
齧爪攫大朴既散將生大亂於是有聖人
者首出庶物聰明睿智克全厥性億兆之
衆自然歸向有爭則求決有疑則求教奉
以爲主民心所向即天命所眷也是聖人
者自知爲億兆所歸不得不以君師之責
爲己任故順天時因地理制爲生養之具
於是宮室衣服飲食器用以次漸備民得
所需樂生安業而又慮逸居無教近於禽

獸故因人心本天理制爲教化之具於是
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各得其道天叙
天秩既明且行而又慮時世不同制度有
宜賢愚不一矯治有方故節人情度時務
制爲損益之規於是文質政令爵賞刑罰
各得其當抑其過引其不及善者興起惡
者懲治終歸於大同聖人之繼天立極陶
甄一世不過如此而道統之名於是乎立
聖人之能爲大君者以其道德能服一世
故也非有勢力之可借故聖人既歿則必

有聖人者代莅天下隨時變通使民不窮
而其所謂因人心本天理者則未嘗少變
不變者天地之常經也變通者古今之通
誼也時世漸降風氣不古聖人罕作不能
以聖傳聖則大統未定反起姦雄之窺覦
故聖人有憂之乃立傳子之法傳子之後
道統不必在於大君而必得在下之賢聖
賛裁成輔相之道以不失斯道之傳焉此
三代以上所以人君不必盡聖而天下治
平者也時世益下風氣淆漓民僞日滋教

化難成而人君既無自修之德又乏好賢之誠以天下自娛不以天下爲憂用人不以德治世不以道於是在下之賢聖不能自立於朝深藏不售蘊寶終身而棄義趨利者相排競進上下交征道統之傳始歸於閭巷之匹夫道統之不在君相誠天下之不幸也自此以降教化陵夷風俗頹敗加之以異端橫鶩權詐熾興日晦月盲展轉沈痼三綱淪而九法斁以至於道統之傳亦絶於閭巷則乾坤長夜於此極矣間

有人君或以才智能致少康而類陷於功利之說不能尋道德之緒譬如長夜之暗燭火之明爾安能撑拄宇宙昭洗日月以任傳道之責乎嗚呼道非高遠只在日用之間日用之間動靜之際精察事理允得其中斯乃不離之法也以此成德謂之修已以此設教謂之治人盡修已治人之實者謂之傳道是故道統在於君相則道行於一時澤流於後世道統在於匹夫則道不能行於一世而只傳於後學若道統失

傳並與匹夫而不作則天下貿貿不知所
從矣周公歿百世無善治孟軻死千載無
真儒此之謂也今臣謹因先儒之說歷叙
道統之傳始自伏羲終於朱子朱子之後
又無的傳此臣所以長吁永歎深有望於
殿下者也今人既以道學為高遠難行而
且以古今異宜為不易之定論夫自開闢
以來至于今日不知其幾千歲而天地混
淪磅礴之形猶舊也山川流峙之形猶舊
也草木鳥獸之形猶舊也以至於斯人之

宮室衣服飲食器用皆因聖人之制作以
養其生不能關廢而獨於天叙天秩因人
心本天理亘萬古而不可變者則乃安於
戮敗以爲終不可復古者抑何見歟嗚呼
其亦不思而已矣伏望　殿下志道不
懈追法堯舜學以明善德以誠身盡修己
之功設治人之教毋爲退怯之念所撓毋
爲利害之說所動毋爲因循之論所拘必
使斯道大明而大行以接道統之傳萬世
幸甚

聖學輯要卷之十三終

進聖學輯要劄字

弘文館副提學臣李珥伏以小臣將螻蟻之微生荷 天地之洪造恩深河海義重丘山思欲竭智殫誠仰報萬一而顧惟受氣既駁用功亦淺以言其才則踈闊而不適於實用以言其學則荒頹而不見其實效內叨侍從無以贊煥 王猷外忝岳牧無以宣布德化百爾忖度歸田之外更無他策只緣愛君一念根於秉彝銷鑠不得遲回惓戀已退復進必以芻蕘之愚罄陳 冕旒之下少效涓

埃之補然後庶獲食息之安竊念帝王之道
本之心術之微載於文字之顯聖賢代作隨
時立言反覆推明書籍漸多經訓子史千函
萬軸夫孰非載道之文乎自今以後聖賢復
起更無未盡之言只可因其言而察夫理明
其理而措諸行以盡成己成物之功而已後
世之道學不明不行者不患讀書之不博而
患察理之不精不患知見之不廣而患踐履
之不篤察之不精者由乎不領其要踐之不
篤者由乎不致其誠領其要然後能知其味

知其味然後能致其誠臣之誦此言久矣嘗
欲裒次一書以爲領要之具上以達於吾
君下以訓於後生而内省多愧有志未就歲癸
酉恭承 特召未敢固辭拜 命供職遂隊
隨行無功於 國有害於學自嘆辜負 盛
恩無以塞責始定輯書之計探索經傳搜剔
史籍功未半途以病去 國畎畝之間繳識
未歇居閑處獨續其餘緒猶未脫藁又受海
西之 命困于簿牒不能專功加以疾作廢
業累月今秋之初始克成編其名曰聖學輯

要凡帝王為學之本末為治之先後明德之
實效新民之實迹皆粗著其梗槩推徵識大
因此明彼則天下之道實不出此此非臣書
乃聖賢之書也雖臣識見卑陋撰次失序而
所輯之言則一句一藥無非切己之訓也程
子曰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
假使此書必於臣手亦不可以人廢言況聖
賢之言乎茲昧萬死謹將三冊裹以白袱拜
獻 丹墀倘 垂乙覽深味前訓益加緝熙
之功以臻高明博厚之域則小臣區區顓忠

之志亦得以少伸矣既而竊思帝王之學莫
切於變化氣質帝王之治莫先於推誠用賢
變化氣質當以察病加藥為功推誠用賢當
以上下無間為實伏覩 殿下聰明睿智
出類拔萃孝友恭儉發於天性聲色利欲絕
乎本原求之前史罕有比倫此臣所以注心
皇極結情 紫闥必欲見允德成就追踵三
五者也第論病痛則 英氣太露而受善之
量未弘 天怒易發而好勝之私未克此病
不除實妨入道是故溫言巽辭者多蒙 採

納直言面折者必至　違忤恐非聖帝明王
虛已從人之道也今以見諸事者言之
殿下待婦寺素嚴無少係戀之念而言者斥以
偏護則輒厲聲氣反示偏護之意見國事
日頹非無矯革之志而言者詆以膠守則輒
加牢拒反示膠守之旨發言處事大抵類此
雖緣羣下不知　聖心亦由　殿下量
未弘而私未克也古之聖王有不然者慢遊
傲虐決非大舜所行而伯益戒以無若丹朱
不矜細行決非武王所爲而召公戒以功虧

一簣大舜武王虛心敬受寧有一毫不相知
之憾乎今　殿下資質粹美學問高明爲
舜爲武莫之敢禦奈之何立志不篤取善不
廣羣臣纔愆糾謬欲置無過之地則必　疑
其不相知陳善責難引以堯舜之道則必
拒以不敢當未知　殿下燕閑之中隱微
之際所玩味者何書所用功者何事歟質美
而不能充養病深而不能醫治則豈但臣鄰
隱痛於下哉竊恐　皇天祖宗亦必憂惱
於上也伏望　殿下先立大志必以聖賢

爲準三代爲期專精讀書即物窮理有言逆
于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志必求諸非道樂
聞讜直之論不厭其觸犯以恢受善之量深
察義理之歸無恥於屈己以去好勝之私日
用之間踐履誠確無一事之或失幽獨之中
持守純篤無一念之或差不怠於中道不足
於小成悉去病根克完美質以成帝王之學
不勝幸甚臣又伏覩 殿下深惟付托之
重慨嘆時運之衰勵精圖治禮賢下士敬大
臣如尊長視臣僚如朋友憂念黎元猶恐有

傷三代以下誠所未見此臣所以不揣已分
妄吁 天閽必欲見 旋乾轉坤一變世道
者也第於 君臣之間誠信或未相孚下
情有所不達 上意有所未曉恐未足以
委任責成陶鑄至治也自古君臣不相知心
而能濟事功者未之前聞三代以上固不容
議至於光武軫念關中而深信馮異知其必
不稱咸陽王黃權路絶投魏而深信昭烈知
其必不誅妻子此皆忠信素結于內讒間無
自而入也況聖主賢臣志同道合魚水相懽

一日三接薰陶相益言無不聽諫無不從何善不行何事不成此是後王所當取法者也後世人君則不然高居深拱踈外臣鄰知其善而不示嚮用之意見其惡而不下屛黜之命自以爲樞機之密羣下莫敢窺測眞得人君之體而終至於君子不敢盡其誠小人有以伺其隙邪正雜揉是非糢糊國不可爲矣此則可以爲戒者也今 殿下好善非不至而又疑士類之未必眞是嫉惡非不深而又疑鄙夫之未必眞非故直士與色厲者同

得矯激之名而賢者不能盡其忠諫倿與老
成者同得淳厚之稱而愚者益以墮其節加
之以接見稀罕情意阻隔政令未見合乎
天心黜陟未見因乎國人儒者之說不行而
徒取大言之譏病民之法不除而猶患吏張
之過是以好善而無用賢之實嫉惡而無去
邪之益議論多歧是非靡定忠賢無腹心之
寄奸細有窺覘之路未知　殿下所擬可
托六尺之孤者誰歟可寄百里之命者誰歟
聖心必有所屬而羣下則未之知也此豈

上下無間之實乎伏望　殿下必以大臣之
忠亮可信者擬諸股肱之重言聽計從終始
勿貳而又擇學明行潔者置之經幄使得
出入無時恒侍左右盡心啓沃俾一時士類
咸懷興起之志至於巖穴之賢亦以至誠徵
辟量才授官必置有用之地其終不可致者
亦加寵奬以成其高若夫度時宜揣力量
雖不能猝變世道而朝廷之上常使清議不
虧以盡好善之實敢有異色之人或唱爲邪
論顯排先王之道或改頭換面陰沮有爲之

勢者形迹已著不可容掩則亦宜流放竄殛
以盡嫉惡之實必使賢者登庸不肖者屛迹
上無所蔽下無所疑　上下之間肝膽洞照
以至一國之人亦得仰覩　聖心如青天
白日無絲毫未盡之藴君子有所恃而盡誠
展才小人有所畏而革面從善正氣長而國
脉壯紀綱振而善政行以成帝王之治不勝
幸甚嗚呼　明王之作千載一時而世道
之降如水益下今不急救後悔無及古人有
言曰不怨暗主怨明君蓋暗主欲為而不能

故民無所望明君可爲而不勉故民怨轉深
豈不大可懼哉臣方投進所輯之書不宜更
贅他言而猶且云云者誠以殿下無變
化氣質之功無推誠用賢之實則雖進是書
亦歸之空言故僭論至此伏惟殿下恕
其愚妄垂仁察納焉取進止